

两年前,一个题目《学做学问》油然而生,觉得甚好。学做学问,意味深长,第一个画面是父亲伏案写作的背影,第二个画面竟是鲁迅笔下的消生“推开桌上的酱油醋瓶,摊开稿纸,开始翻译”,这倒像我现在状态了:一张方桌,又当饭桌,又当书桌,会客,看电视泡剧,享受晨读、早餐、下午茶及挑灯写日记。日复一日乐此不疲。多年来,篇幅并不长



本文作者自画像

绍兴河汉纵横,是有名的水乡,螃蟹自然是盘中的美食。鲁迅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中饶有趣味地谈到吃螃蟹:“秋高稻熟时节,吴越间所多的是螃蟹,煮到通红之后,无论取那一只,揭开背壳来,里面就有黄,有膏;倘是雌的,就有石榴子一般鲜红的子。先将这些吃完,即一定露出一个圆锥形的薄膜,再用小刀小心地沿着锥底切下,取出,翻转,使里面向外,只要不破,便变成一个罗汉模样的东西,有头脸,身子,是坐着的,我们那里小孩子都称他‘蟹和尚’,就是躲在里面避难的海。”

鲁迅十分痛恨法海强拆姻缘、镇压白娘子,所以讥嘲说:“当初,白蛇娘娘压在塔底下,法海禅师躲在蟹壳里。现在却只有这位老禅师独自静坐了,非到螃蟹断种的那一天为止出不来。莫非他造塔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么?活该。”

我想,鲁迅是喜欢吃螃蟹的,而且,他于1932年11月在北平辅仁大学演讲的《今春的两种感想》里说道:“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螃蟹有人吃,蜘蛛一定也有人吃过,不过不好吃,所以后人不一吃。像这种人我们当极端感谢的。”“吃螃蟹”,现在有了一种敢于尝试和探索的意思了。在1932年,也正是国难不息的年代,中国需要勇士,需要去探索出一条民族振兴、国家强盛的道路。除了吃螃蟹,鲁迅还喜欢用螃蟹形容一些人的姿态。1925年,鲁迅写小说《孤独者》,讲到主人公魏连受的游客中,有一些人“气抵是读过《沉沦》的罢,时常自命为‘不幸的青年’或者‘零余者’,螃蟹一般懒傲而骄傲地堆在大椅子上,一面唉声叹气,一面皱着眉头吸烟。”鲁迅用了螃蟹“堆”在大椅子上的形容,是惟妙惟肖的,对颓废的情绪持批评的态度。

1926年,鲁迅写《琐记》,主要谈在南京读书时的生活,又一次使用了螃蟹的形象,这次是讲自以为是的的高年级学生了。他们“气昂昂地走着,绝非只有一本‘泼赖姆’(英语Primer的音译,指初级读本)和四本《左传》的三班生所敢正视;便是空着手,也一定将肘弯撑开,像一只螃蟹,低一班的在后面总不能走出他之前”,传神地描绘出了高年级学生趾高气扬的模样。接着,鲁迅笔锋一转“这一种螃蟹式的名公巨卿,现在都阔别得很久了,前四五年,竟在教育部的破脚踏椅上,发现了这姿势,然而这位老爷却并非雷电学堂出身,可见螃蟹态度,在中国也颇普遍。”人不可无傲骨,却不能有傲气。螃蟹般懒傲和骄傲的青年,螃蟹式横行霸道的学生,有着螃蟹姿势和态度的名公巨卿,都成为了鲁迅讽刺的对象。他频频以手中的笔,对当时普遍存在的“螃蟹态度”予以揭示与抨击。

## 鲁迅笔下的螃蟹

陈大新

## 八十岁学做学问

赵 蘅

的《伤逝》在心里挥之不去,今天进入我的生活。

上月慢走在北京挂着红灯笼且清冽的大街上,想起去了天上数不胜数可称作先生的年。民国初年,读书人为数不多,女学生更是少之又少,凡被尊称先生的都是了不起的有学问的人,即便先生及先生的学生“闹事”,在警察狱卒那里,也得敬几分,客气几分。抗战期间,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北方名校迁徙大西南,教授和学生数千人辗转四省衣衫褴褛出现在昆明街

头,是当地市民腾房安置接纳了他们,边陲小城蒙自竟出让海关和洋行私宅给师生们上课和下榻。驰名中外的西南联合大学在烽火年代得以存活,一大功劳归于云贵高原上那些淳朴敬畏读书人的百姓。我第一次知道先生的称呼,正是从当年也是联大学生的双亲那听来的。他们读的是外文系,那些先生的名字至今都如雷贯耳。爸妈中晚年写了很多回忆文章,我从这些文字里认识熟悉了这些先生的学问和风采。现在回想小时候那些事,满墙的书,爱书如命,尊敬师长,应该便是他们从先生那学到耳濡目染又身体力行的吧,而对于我则是不知不觉的滋养,反倒成了自自然然的习性了。

2018年我的一篇寻找童年苏联小朋友的网文,有缘结识上海年轻读书人远方,幸运踏进致敬经典致敬翻译家的氛围。参与第一个活动是中俄诗歌节,第二个便是草婴书房开张典礼。2019年草婴读书会应运而生,2023年春天,痛别一批杰出的翻译家,书友们在会长带动下开启了共读经典文学。我已过古稀之年,精力记忆力大不如从前,仍能跟上阅读进度,其动力一是对文学热爱,更出于弥补我们这代人知识缺憾的渴望。这是一群来自四面八方非常可爱爱学的读书人,我们平等地互称书友,我喜欢将读书会视为我的老年大学。

2024年大寒前日,草婴读书会北京书友群正式建立。我准备了一份助兴的特殊礼物,拍下书架上我读过满满一层书,并颇有仪式感地在书堆上方填写“北京书友首次聚会纪念”。这是共读的成果,一件值得引以为傲的事,将读过的书积攒起的可观效



杜甫有诗云:“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戏为六绝句》)他的话是就写诗而言的。套用他的诗,就读书而言,我是不薄新书爱旧书。业界有古旧书一说。古书通常指1912年前出版的图书,多为线装书。旧书以前多指1949年之前民国期间出版的图书。随着岁月的流逝,旧书的范围不断扩大,宽泛地说,二手以上流转的图书都可以称为旧书。作为一个曾经以古代文学研究为专业的学子,一个以古籍整理出版为职业的出版人,我的阅读范围当然以古旧书为主,这不仅是在内容上来说,古旧书承载着丰厚的文化积累和历史底蕴;而且从形式上来说,古旧书能让读者触摸到过去时代的痕迹,那些多次流转的图书上有时还留有原来主人的签名、批注、藏书印等,淘到这些

果,惊叹之后更是一种激励。2023年4月23日我们从世界名著《安娜·卡列尼娜》开读,一起阅读了20余本经典文学作品,一年一个主题,已完成了俄罗斯阅读年和德奥阅读年。在《小王子》诞辰80周年和中法建交60周年的纪念中,我们还特意安排阅读了圣埃克苏佩里的作品和法国女作家杜拉斯的作品。这些19世纪至21世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家,犹如群星闪耀: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卡夫卡、黑塞、罗特、茨威格,以及帕斯捷尔纳克、哈德·施拉克、米·阿·布尔加科夫、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等。今年是亚洲文学阅读年,近期阅读的书目是日本作家鬼才芥川龙之介《罗生门》和森鸥外的《舞姬》。

22个月以来我坚持每日读书。为了保证阅读时间,除了在家里读书,还在地铁上读,高铁上读,坐在舷窗下读,甚至候诊或做饭时我也会抱本书,哪怕读上几页呢!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从书页里走出,陆续进入我的世界,震撼我心。不同种族不同性别年龄和信仰,他们的悲欢离合,让我唏嘘、揪心、窒息、惊诧,同情又庆幸,也常被书中的幽默揶揄讥讽引得哑然失笑。阅读中我会不由自主联想自己的经历、生长的环境,会共鸣、遗憾,也会有痛感,以致几度泪水夺眶而出。我还发现自己越是阅读,越会爱上书中的人物,一串我费劲才能记住的外国名字,渐驻我心。合书冥想,我更加留恋那些美丽善良的女性:为爱而生的安娜,《夜航》里遇险飞行员的亡妻,西伯利亚鲍加尼达村鱼王阿基姆的母亲,疯狂阻挡太平洋堤坝的法语教师,还有为大师留下书稿不惜舍弃一切的玛格丽特,甚至是《父与子》里顺从安静像小猫一样的费涅奇卡,《朗读者》里获罪十年释放前自尽于牢房的汉娜……

我从来认为最好的文学是写好人。作家们即使写黑暗也是出于他们对笔下人物的深爱,他们不是不想写光明,只是他们用解剖刀那样狠和准揭示了人性本质,起到警示人

友友前不久也在网上买到了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二刻拍案惊奇》精装本。古典文学出版社是我长期工作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书友惊喜地发现书中夹着一纸“本书勘误表”,字迹工整。这本书的

## 不薄新书爱旧书

高克勤

责任编辑恰是周楞伽。书友让我将这张表发给周楞伽先生的公子辨认,认为应该是周楞伽先生的笔迹。看到前辈辛劳的印迹,觉得十分亲切,也油然而生敬佩之情。

出版人的重要使命就是传承和传播文化。开发选题是出版人能力的重要体现。在开发适应当下阅读需求的新选题时,往往绞尽脑汁、冥思苦想,

只有一个人会相信我是跑过马拉松的,而且常常。对,只有我自己相信。

有些事情,是不需要别人相信的。当然我不会去跑世界经典马拉松赛事,以及一切正规的马拉松线路。我只跑我自己想跑的马拉松。这些年,从国内的乡村到国外的小岛,也包括上海的道路,都有我马拉松的足迹。我自己定义的马拉松,线路、地点,尤其是长度,一切随心所欲。

这不是路边江边野外跑跑步?怎么敢说是马拉松?这是我的马拉松——老马将自己拉松,马拉松。

我的马拉松倒是有些年了,还很个性化,像分期付款一样,将完整的马拉松42公里195米,分10次或更多次跑。从处女跑到现在,一件事情持续了很多年还做着,本身也是蛮马拉的动机。

回想起最初的动机,大约是为了健身,但是很快就有了别的意思。跑着跑着,想到了阿甘,好像自己很了得,又很快否定了自己的想入非非,我既是不做不了阿甘的,也是不想做阿甘的,至多是跑着跑着,胡思乱想迎面飞过来,飞进了我正在写的一篇文章中。很惬意,使得我当天的竞技状态特别好。

跑着跑着,看到了一条鼓励跑者的标语:跑步,你并不孤独。这是从村上春树书中抄来的,可是没有抄对。村上春树的原意是,跑步的孤独是享受。

我也享受,是虚荣心的享受,有人知道我在跑步。在不跑步的人看来,任何的跑步都是马拉松。每次出游,我一定会在家人面前炫技,家人则会为我拍照甚至还拍视频。我所有的跑步照片连在一起,足以连出马拉松。有次在外,家人又要拍视频,说是跑步上桥还未曾拍过,上坡路寓意多好。在虚荣心的驱动下,一路跑到小桥头。我正想标榜自己面不改色,家人却说,不好意思没拍好,最好再跑一次。上坡路,跑两次!虚荣心付出的代价。

虚荣心还常常让一个人在成熟上逆生长,变得自欺欺人式的幼稚。我的常规线路是徐汇滨江,每次快走慢跑,我要记速度,记长度,像真的一样,讲究一公里几分钟的配速。所有的记录都是真实

者的作用,一个人该怎样爱人,怎样去生活。和儿时一样,我更看重书中描绘的美好,不会因在书中看到丑陋、龌龊、阴暗,而对世界失去信心灰心丧气,更不会因人类存在的无知愚昧而动摇对生活光明未来的憧憬。作为写作者,除了充电,我非常注重学习每本书的语言特质,作家们的想象力,遣词的华彩令人折服,使我更明了什么是文学殿堂的高度。读书是一件非常幸福美妙快乐的事,打开书本,

为图书市场的接受度而举棋不定。这时向前辈借鉴,从历久弥新的旧书中寻找选题,推陈出新,不失为行之有效的方法。这里也举两例。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集中选择一批民国期间出版的学术名著,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白话文学史》、闻一多《唐诗杂论》、张荫麟《中国史纲》、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等,请当代学术名家郭豫适、骆玉明、傅璇琮、王家范、沈渭滨等撰写全面深入的导读,编为《蓬莱阁丛书》予以新版,不仅展现了民国学术研究的成果,而且为当代学术研究提供了龟鉴,一时风行。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陈寅恪文集》,首次集中而又较为接近地呈现了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著作的全貌。陈寅恪先生及其著作在长时间

的,但是若有人问起,我会说,走走跑跑,60分钟6公里,其实是5.6公里,以我的“段位”,也是不错了,但是我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凑了整数。虚荣心让我虚拟多跑了400米。我的马拉松,可以把长度也拉松。

幸好我的虚荣心只限于“窝里横”,在赛道上则早就学会了认怂。有人跑到我前面去了,又有人超越我了。不免伤感想起,“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但是只有服气,才不至于喘气。

至少我看到了千帆过,见识了万木春。这是跑过马拉松才有的待遇。各方各面比我有本事的人实在太多太多,比不过的事情,不如不比,认怂为上。从心里的服气,何尝不是境界?既说明马拉松是艰苦的,也是有寓意的,虽然速度和长度是自己说了算的,但是跑到终点都是惬意的。

这是我经常会将马拉松比作自己某种生活状态的缘故。艰苦的,长时间专注的,要用心用力的事情,都是马拉松。一个人的一生,也就是跑几个自己觉得有意思的马拉松。

后来我发现,很多人都喜欢将马拉松有类似一比。曾经看到过最让我击掌钦佩的马拉松之比,是一位文化大家说的。很多年前看一档谈话节目,想不起来是哪位文化大家,但是记住了他的马

拉松。他是将自己陪伴母亲晚年生活,比作和母亲一起跑马拉松。看着儿子已两鬓斑白,母亲心有不安,唯恐拖累儿子,常会笑说,我好早点去了。儿子劝慰母亲不必这么想。有一天又说到这个话题,儿子对母亲说,我们母子是在跑一场马拉松,同一条赛道,但是终点线是不一样的,我陪着您跑到您的终点线,不让您掉队,我也不愿先倒下的;您到终点了,我还要继续跑。我要走在您的后面,这是我们母子俩共同的圆满。母亲欣然。不是每个儿子都会跑这个马拉松的,或没有能力,或没有条件,或没有意愿。

我是第一次感觉到马拉松如此神圣,于是经久不忘。

我继续跑自己定义的马拉松。跑着跑着,我知道,总有一天跑不了了,那就是马拉仄了。仄了也是跑过了。



所有的烦恼便抛到九霄云外。每天清晨我最惦记的是看共读群,年轻书友博学勤思考,时而常会因一个话题引来一阵热烈讨论。我在其中充实自己,汲取力量,也分享自己的诗文绘画。不知不觉中,我明显感到自己的提升,心智的成熟。有时我还会就自己漫长曲折的人生体验发点声,为年轻人答疑解惑,每当这时,我为自己还有用特别开心。2022年母亲接受平

生最后一次采访,当记者沉寂后通过《陈寅恪文集》的出版又进入了读者的视野。出版四十年后,当年的《陈寅恪文集》已一书难求,成为旧书市场上的珍品。2020年,为纪念陈寅恪先生,以及为出版《陈寅恪文集》作出重要贡献的前辈们,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原书影印,出版《陈寅恪文集》纪念版,以记录中国当代学术史、出版史上这浓墨重彩的一笔,受到了新老读者的欢迎。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本书问世后就成了旧书。那些经过了时间淘洗后还留下并为读者喜欢、惦念的旧书,必定蕴含着常读常新的知识、理念,所以还是要不薄新书爱旧书。

## 十日谈

淘书的同时,我也经历了从读者到作者再到编辑的角色转换。旧书新知 责编:郭影